

■ 现代流向

## 老爸老妈的“错事”

○ 宗欣

老妈是个将名利看得很淡泊的人,现在退休在家每天菜场、厨房忙个不停。在我的记忆里,她的生活里总是充满了微小的喜悦。看着一桌子可口饭菜被我们袭击一空时,她会哼着歌儿把残羹剩盘收拾得干干净净。姐姐在外地工作,节假日一家人团聚,老妈更是忙得不亦乐乎,每顿饭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一桌子不同样子的饭菜,吃着美味的饭菜,感受着妈妈的味道,真幸福。

可是,一天中午,老妈没声没响地收拾完餐桌,然后把自己关在书房看书,我们喊她一起去公园,她说不想去。可是,老妈不去,我们玩得也没有乐趣。总是觉得有点不对劲,于是早早回家。到家的时候老妈还在书房里,晚饭也没做。我问姐姐:“老妈怎么了?”姐姐说:“可能我们饭桌上的话说得太重了。”

这几天的饭桌上,老妈屡次说起我们的某某同学又结婚了,谁谁的孩子都上学了等等。听到老妈唠叨这些,我和姐姐就有些不耐烦了,皱着眉头问:“说这些有意思吗?”老妈一下住了口,接下来她便是欲言又止的样子。

说实话,老妈的沉默,让我们很不习惯。从牙牙学语到现在,我们在妈妈面前说错话的次数恐怕数不胜数,可她什么时候这样粗暴地嫌弃过我们? 又什么时候这样不屑过? 想到这儿,我不由有些心酸,坐到老妈身边说:“老妈,您不和我们一起去,听不到您的声音我们还真不习惯呢……”老妈就笑了,笑得像个孩子一样。

也许真的是年龄渐大,一贯稳健的老爸,有时也会做些让人哭笑不得的错事。上次,我在花鸟市场买回来几盆绿植,枝繁叶茂的甚是喜人,给全家带来春意的时候还净化了空气。不料,我出了趟差,回来后,绿植的叶子都蔫了。原来,因为天气突然变冷,老爸竟然想到绿植也会冷,居然给花盆浇了点热水!

“真是太可笑了!没听说过用开水浇花的!”我哭笑不得,愤愤地搬走花盆。无意中回头,却发现老爸一脸的内疚,像犯了错误的小孩子。已经是黄昏了,他却不开灯,一言不发地坐在角落里。

记得上次帮老妈擦桌子,把老爸心爱的紫砂茶壶给打碎了,我吓得不敢说话,老爸却捡着碎片,轻描淡写地说:“没啥,是我放的不是地方,再说,我正想换个茶壶呢。”

我轻手轻脚地把绿植放回原来的地方,故作轻松地对老爸说:“这植物真不识趣,没有享福的命呢。赶明儿,咱去买热带树吧,用开水浇也不怕!”老爸“啪”一下打开了灯,明亮的灯光下,他一脸的笑容。

我知道,随着年龄的变化,爸妈会做越来越多的“错事”,洗好碗忘了关掉水龙头,炒菜时锅里落了头发却看不到,关上门忘了带钥匙,出去忘记回家的路……不管我有多么地不情愿,但那一天必将会来到。

我要像小时候爸妈宽容我一样,原谅他们所有的“错”,我能为他们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 生活速写

## 站在你的视线内

○ 曾凡洪

不知什么时候,小区附近忽然多了一个卖茶叶蛋的中年妇女。一个简易的拉杆箱式的手推车,上面放着小炉子,小炉子上是一盆子热热的茶叶蛋。中年妇女跛着脚,手推车与她互为支撑,正好解决了她跛脚的行动不便。比较奇特的是,她的头上戴着一顶小红帽,与她一身简朴的服装一点也不协调,分外显眼。

她的生意不错,小区外有许多老人带着小孙子,经常照顾她的生意,买一个两个。我也买过她的茶叶蛋,味道纯正,好吃。

有一次,我在小区门口喊她,让她把手推车推过来,要买茶叶蛋。但是任我怎么叫,她都不过来。最终还是我妥协,带着孙子走到她的手推车前。她不好意思地道歉说:“我不能过来。”我不满地说:“就几十米远,为什么不能过去?”她犹豫片刻,指了指不远处正在施工的大楼说:“我走到小区门口的话,正好有座楼挡住了视线,我不能离开施工大楼的视线范围。”

她告诉我,两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毁了她的一条腿,也打破了她家的平衡与宁静。虽然经过医治,她的腿保住了,但是落下残疾,行动不便,不能干活。而且医生告诫她,要想腿康复,就必须坚持运动。老公带着她来城里工地上打工。刚开始,她到处逛,可是闲逛太无聊,并且行动不便,她不愿动,老公也不放心。后来,老公想了一个办法,制作了这个简易手推车,既方便走路,又有事干,不无聊。但是老公规定她必须戴着小红帽,不能离开他的视线,他在高楼上施工,看见小红帽,才能安心。至于茶叶蛋卖多卖少赚不赚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运动,只要运动,她就有康复的希望。

我望着对面的施工大楼上影影绰绰晃动的人影,她的老公一定就在其中,或许,工作的间隙,正望着这边!

大楼竣工后,我就再也没见她来卖过茶叶蛋了。过了一年多,有一天我到东城办事,意外地碰见她,她仍然戴着不合时宜的小红帽,推着简易手推车卖茶叶蛋,只是她的腿,似乎不那么跛了。

她认出了我,和我聊了起来。她指着不远处正在施工的大楼,说她老公就在上面施工。脸上满是温馨。

或许,他们的爱像他们村庄的小草一样,很朴素,但是那种洋溢心头的幸福感,一点也不逊色。

■ 生活在别处

## 阳台上的“荷塘”

○ 余平

父亲是地道的农民,在老家他有半亩方塘,养养鱼、种种荷花,也能增加些收入。进城后的父亲包揽了几乎所有的家务,他每天总是早早起床就直奔菜场。父亲以乡下人特有的眼光挑菜,总能买到物美价廉的蔬菜。父亲不适应都市里关门闭户的日子,他很怀念曾经的农家生活。

父亲看到家里的阳台很大,他突发奇想,想在阳台上种荷花,我笑着对父亲说:“只要您觉得有趣,想种什么都行。”父亲采用莲子种荷,刚买来的莲子外壳密实,浸种前必须人工破口,父亲把莲子有凹点的端部磨平,然后用小钳子来破,看到露出胚芽后,父亲便将莲子放入清水盆中浸泡,此后每天还要换水一次。夏季水温适合莲子发芽,一周内莲子出芽,父亲再接再厉,将装莲子的盆放在阳台加强光照,两周后莲子便长出细根和几片幼嫩的荷叶,荷叶悄然舒展,显得稚嫩而乖巧。待叶如钱状,根系形成便可以定植了。

荷叶的叶大,种荷不能用普通的花盆,必须有大容量。父亲用我

岳父家的一个老水缸种荷,那个水缸比我的年龄还要大,在上世纪60年代岳父家还没通自来水,家家户户靠挑井里的水生活,家家户户都有水缸。岳父家的水缸口径有1米,高80厘米,足够养荷了。

种荷要求腐殖质丰富的肥沃土,通常为池塘泥。那种荷的淤泥哪里去挖? 父亲在城里一连转了几天,每次都失望而归,他喃喃地说:“还是我们乡下好,池塘泥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恰好一位老家的亲戚打电话要进城看望父亲,父亲高兴地对亲戚说:“你来了什么吃的都别带,就给我带一袋子湖塘泥。”没过两天亲戚便带来了老家的湖塘泥,父亲非常高兴,他将湖塘泥放入水缸中,然后小心翼翼地將荷的须根摁入泥中。移栽后加适量水,以水不淹没荷叶为度。天气渐热,父亲逐渐加高水深,至立叶长出后,随着叶柄的伸长父亲逐渐将水缸水加满。

荷喜温喜光,阳台上光照充足,适合荷生长。夏日阳台上养荷一怕滋生蚊虫,二惧水变质,父亲买来几尾小锦鲤放在缸中与荷共

养。小鱼以浮游生物为食,可以清洁水质,清水碧叶间,锦鲤摇摆身姿,悠然嬉戏,真如同一幅诗情惬意的画卷。父亲还在水缸中摆放了假山、小桥、小屋等人工造景,极富雅趣。

那天夜里下了整夜的雨,到了清晨雨变小了。我下夜班回家,一进家门就闻到阵阵悠然的清香,沁人心脾,原来是父亲的荷花开了。我去阳台仔细端详,看那荷叶满缸,清波翠盖,细观荷茎似翠绿玉柱,亭亭玉立,无枝无蔓,再看那刚开的荷花粉红粉红,娇小玲珑,芙蓉遮羞,轻轻柔柔立于清波之上。我宛如置身于荷塘之畔,贪婪地享受着足不出户的欣赏荷之乐,久久不愿离去。父亲轻声说:“孩子,你刚下夜班,该睡觉了。”我才辗转回到卧房躺下,在梦里我又闻到了幽幽的花香,起身睁开眼发现父亲已经把阳台上的“荷塘”挪进了我的卧房。荷花在我身旁,花香萦绕在我的小屋里,我又静静地睡去,睡梦里有荷花的清香,睡梦里还有悠长岁月里父亲操劳的身影。



■ 往事如昨

## 那些年，我们养过猪

○ 何金标

曾经有一句话叫“穷不丢书，富不丢猪”。意思是再穷也不能忘读书,再富贵也不能忘了劳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在我们农村,养猪收入是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家家户户或多或少都会养几头猪。养的猪分母猪和肉猪。我家养的是母猪,相比肉猪来讲,它更能赚钱。

养猪这活看似简单却很累人。猪这东西,两只小眼睛加两个朝天鼻孔,外加一副扇子般的耳朵,长得愣头愣脑,可有些地方它却有那么一点点讲究。记得那时母亲常说,这傻东西,我不给换草,它还不睡呢。原来,母亲每天傍晚都要去猪圈,把垫了一天的脏草搬走,换上干燥的稻草铺在猪圈里,这样猪才会安心睡觉,如果哪一天不换,它就会呜呜地叫,而且在猪圈中走个不停,有点坐立不安的感觉,似乎在提醒主人快点给它换草。

一日三餐的猪饲料是一个大问题。在我的记忆中,农家的灶台旁差不多都放着一只泔水桶,里面装的就是每天淘米的水和洗刷锅碗瓢盆剩下来的水。我小时候的淘米水是一个宝,它用来拌猪饲料。

夏天,母亲会割一些薯藤和青草,还有吃剩的西瓜皮给猪吃,一来开胃二来解渴。到了冬天,天气寒冷,猪饲料不能一拌了之,要在锅中把它烹煮一下才能给猪吃。

说起猪草,让我想起割猪草的趣事。玩是我们孩子的天性,走到哪里都不忘快乐一把。我们玩的最多的就是赌猪草。我们经常三五成群用砍柴来比喻赢,每人把割来的猪草倒在地上,竹筐排放在一条直线上,在离筐五米左右的地方划一条直线,人站在直线外,背对竹筐,然后用手中的镰刀用力向竹筐扔去,谁击中了竹筐谁就赢,竹筐里的猪草就归谁。而且击中的那一位,可以继续扔,直到没有击中为止,才轮到下一位。只是苦了输的那一个,回家在父母面前交不了差,只能乖乖等待挨骂。虽有怨言,但也无可奈何。

养猪带来的收入相对可观,但也更费事。特别是当母猪刚怀上小猪和将要产小猪的这段时间一定要给以特殊的照顾。曾经有一次,父亲因为村里有事,母亲因为天要下雨赶着去收稻谷,只能让我盯着快生产的母猪。我

的心里像装了吊桶,七上八下,暗暗祈祷母猪千万别在这个时候生产。可是偏偏出现了“怕什么,来什么”那句话,我发现母猪一个劲地往墙角衔稻草,让我想起父亲经常说的只要看到母猪坐卧不安,有衔草垒窝的迹象,十有八九是母猪要下崽了。可站在猪圈外的我,比母猪还要紧张,脸颊滚烫,心快要从胸口蹦出来。那时没有电话,有事全靠两条腿跑去喊,这时再跑去叫父亲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刚刚还站在那里的母猪,这会儿安静地躺倒在草地中喘着粗气,很快猪尾巴处露出一团红色的肉嘟嘟的东西。这时我告诉自己该做什么,我拿起父亲事先准备好的剪刀翻过猪圈等候在那里,随着老母猪的用力,整只小猪浑身包着黏黏的胎衣,滑鼓囊囊的。握在手中的小生命沉甸甸的,我快速剪断脐带抱小猪到一边,擦干小猪呼吸道,又去迎接下一个……

时光匆匆而过,那些年,我们养过猪,累过,快乐过,有汗水也有泪水。如今弹指一挥间,家家户户养猪的岁月已渐行渐远,可回想起那养猪的件件往事,依然暖在心窝。

■ 书人茶话

## 情 怀

○ 铁蛋

炎炎夏日,会场突然一片漆黑,停电了,空调和风扇都没用了。室外的39摄氏度的高温很快就把会场蒸得无比闷热。但听众依旧安静地聆听胡律师讲授的每一句话,即使话筒失声,他的声音依然具有穿透力。

胡律师讲课,最大魅力就是能够把倍大的会场还原成为激烈的庭审现场。每每讲到案例,他会在讲台上,绘声绘色地引你身临其境,感受法庭上的随机应变和斗智斗勇。

他多次在课堂上讲解一个曾在2000年轰动全国的消费投诉案例。

消费者诉称,用餐时,他们发现一盘基围虾中有一只苍蝇,但该苍蝇被饭店经理吞食了。饭店否认。

法庭调查阶段,作为被告饭店代理人的胡律师向原告发问:

“你们说是一只红头苍蝇,你们看清楚没有?”

原告回答:“看清楚了。”

“究竟是红头,还是黄头、绿头?”

“我们9个人在吃饭,看得清清楚楚,是红头的。”原告信誓旦旦。

胡律师立即征得审判长同意,请坐在旁听席上的饭店工作人员配合,用电热炉将5只活的红头苍蝇按照煮基围虾的步骤煮熟,结果发现,“红头”变成了“黑头”。于是,胡律师向原告:

“你们到底有没有看到红头苍蝇?”

原告无言以对。

胡律师最终帮助被告赢得了官司。

每次讲到这则红头苍蝇作证案,听众都会发出会心的、爽朗的笑声,掌声四起。

胡律师亲历的案件数不清,课堂上分析的案例都非常经典,这与他精心备课有关。

胡律师业务很繁忙,社会公益兼职又很多,但为了授好课,他总会很细致地准备提纲、讲稿,制作课件,直到课件最后一个细节敲定。前年9月,胡律师接受了德清县政府的邀请,要给当地的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做讲座。那两周我们的工作安排得很满,他只能挤出零碎的时间制作课件。直到临讲的前一天,他觉得课件中依然有不少细节未敲定。

那天,他上午在出庭,下午开了半天会,晚饭时,我们一起接待了客户,直到晚上快10点才结束。即将打烊的饭店,屋内的灯光显得尤为昏暗,他戴上老花镜,细细地翻看着课件,精心修改,终成《法治理念与法律体系——兼谈法治政府与法治企业的建设》。

一次,胡律师应邀给大学生做了一场题为《请求权基础与诉讼请求》的讲座。那次讲座异常火爆,互动时,学生踊跃提问,所问多为法律实务方面的问题,包含娃哈哈和达能的法律纠纷,法律实务与法学研究中实然问题的关系,纠纷解决的机制等,当然也包括律师职业的前景。前来听讲的学生人满为患,据说是当年该所大学所有讲座中人数最多的一次。

浙大法学院葛洪义教授曾谈到,一批没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讲授何谓正确的法律知识的场景,就知道一场改革恐怕早晚都要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胡律师高学历、深修养、广学识,有过多年高校教师经历并熟谙授课之道,又有多年律师实践经验,面对他时,学生反响热烈,有那么多多的提问,也就好理解了。

北大陈瑞华教授在其著作《看得见的正义》中说,“在正式的学术研究之余,致力于法律理念的普及和启蒙工作……努力向法科学生、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普通公众传播法律人的思维方式”,胡律师也是如此,他经常走进大学传道授业,这是胡律师的一份情怀。

■ 笔随心动

## 红蜻蜓

○ 姚崎锋

注意到这些红蜻蜓时,我正骑着单车在船厂上班的路上,一两只蜻蜓绕着我,低低盘旋。不远处还有更多。它们在初夏的午后,平展着透亮的翅膀。

目光有些迷离,好像回到童年的某个时刻。在乡村的河边或草地上,一两只红蜻蜓悄悄停落在芦苇尖上、水筒花上,或者茅草尖上。晚风不热,夕阳正红。是它让童年的我们拥有了小飞机的最初想象。

有时,当我们在小河边持着细竿钓鱼,调皮的红蜻蜓会栖落在竿头,水中便有了我们相持以待的倒影。一幅很美好的画面。有时即便是鱼咬钩了,也不忍心去打破这样的美好。

隐隐记得台湾作家林清玄在他的菩提系列里有一些描写红蜻蜓的忧伤文字。好像说到他童年时经常唱到的一首童谣:“黄昏时红蜻蜓飞来飞去/我的姐姐十五岁时就嫁出去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她的消息”。这首童谣让林清玄非常感动,他说,总觉得那仿佛不只是一首歌,而是一个长篇故事的开头,当然,它大概是一个悲剧。从此,我看到红蜻蜓就有种特别的感受,仿佛红蜻蜓象征了某些血泪的过去。

这其实是一首最初来自日本的童谣,写下它的是位叫三木露风的日本诗人,三木先生从小就展露出文学的才华,据说这个童谣是他小学高年级时写的,后来广为传唱。他借着晚霞中的红蜻蜓,默默思念他那小小时年纪就远嫁他乡的姐姐,思念那些一起采桑果追红蜻蜓的美好日子。

不老的小虎队也唱着《红蜻蜓》“……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

红蜻蜓是童年的一个梦,我们都在慢慢长大,只是那些梦是否还在心里。我似乎很久未见这么多的红蜻蜓了,何况是在这个偏远孤零的小岛上。它们好像应了某个约定而来。或许,一场大风即将到来,它们最早感知了大海风浪海潮的动向。红蜻蜓就像追风的少年,小小身体有巨大的能量。

我不由地轻轻哼起记忆里的那首歌谣: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还要飞/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

对于红蜻蜓来说,它们的一生也只是这短短的一个夏季吧,既然来到这世上,就热烈地活上一把,展现它透亮的羽翼,尽情飞翔。

生活还得继续,来去匆忙的每个人,如我一样,骑着单车,在这小岛船厂的路上,与它们不期相遇,身后后有红蜻蜓围绕……

唱着心中的歌,一股暖意便慢慢涌上心头。

■ 诗言情志

